T 2512/8193

COLLECTION
LIBRARY
INSTITUTE
28 1952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六

唐

乾符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通鑑曰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羅
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兵救之時有
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沙陀縱
騎擊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二三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
自勉副之

通鑑曰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
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
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
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七千人隸宋威復去

嘉靖大[illegible]

諸史會編大全卷之第七十六

唐

唐 乾符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通鑑曰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温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温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沙陀縱騎擊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通鑑曰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加訶毀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備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東兵起漢有中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柰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通鑑曰振武節度使李国昌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乱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執文楚繫獄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国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国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誅之○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通鑑曰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

王仙芝餘黨陷洪州○黃巢陷虔吉饒信等州○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通鑑曰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国昌為大同節度使以克用必無以拒也国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詔河南貸商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通鑑曰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数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南詔請和親

通鑑曰南詔請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礼高駢不達大体反因一僧咕囁卑辞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論解之

五月鄭畋盧攜罷

通鑑曰畋攜議蛮事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

通鑑曰時宰相有奸施者常以橐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牽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六月以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河東節度使竇澣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虞候鄧虔往慰諭之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朝廷以澣為不才遣翔代之翔至誅亂者引兵救忻州為沙陀所敗乃還晉陽閉門守城尋卒

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

通鑑曰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

通鑑曰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李蔚罷以鄭畋同平章事○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劉氏曰沙陀何李国昌也曷為不書姓名拒命也故狄之自是則書沙陀

十二月黃巢陷福州○曹師雄寇掠二浙

通鑑曰王仙芝餘黨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紀】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討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

通鑑曰初辛讜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思徇国能為此行乎国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資裝遣之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亢礼使人謂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称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不夾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賀

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二月京師地震藍田山裂
水出○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
通鑑曰上以群盜爲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
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爲荆南行營都統鐸奏以李
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
也有口才而無勇畧鐸以其世將奏用之胡氏曰王鐸
憂賊而不治其本不能已乱祗以滋之無已則力爲上
言宦官擅政紀綱紊乱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其開悟
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
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
通鑑曰巢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
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
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
執節度使李迢使作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
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
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
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必逃遁乞敕
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
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
勝之道耳爲宰相而不知兵輕用人国以致傾危安得
專歸罪於北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
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萡銳亦自
銷摧不復
能振矣

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爲
西川節度使
通鑑曰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乃出庫錢千
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
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
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

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則彼應
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剮盜
於市於是諸盜迸散他境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將詣
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
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
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人由是浸強

黃巢陷潭州

通鑑曰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
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
出戰巢攻
陷之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作亂

通鑑曰讓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鐸留漢
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
賊乃
至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

通鑑曰巢趣襄陽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
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戰陽敗追之
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
巨容曰国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
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
晸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
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胡氏曰夫食人之祿則
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辭一逅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
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心此臧獲下陳之見耳若
巨容盡力殄賊恩榮立至為唐勳臣顧不賢於養賊自
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延禍他
日無辜斃於奄尹之手非不幸矣

十一月丙日並出而鬭○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通鑑曰初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
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軍亂殺
節度使康傳圭
通鑑曰傳圭貪扈遣教練使張彥球將兵追沙陀至百
井軍變還殺傳圭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事
出一時各宜自
安勿復憂懼
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上疏諫遊戲及內侍專權殺之
通鑑曰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
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
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
蹴鞠鬬雞尤善擊毬尹氏曰遺補之官職在言責是時
寇盜充斥國祚危如累卵僖宗儻能因昌業之諫矍然
悔悟改絃易轍用賢去佞脩飭政事猶或庶幾今乃怒
而殺之則亡國之政成
矣尚可得而救歟 吁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通鑑曰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商胡
商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由於饑寒獨富
戶胡商未
耳乃止
三月以宦者田令孜兄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通鑑曰崔安潛鎮許昌也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不得
至是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
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
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
鎮東川勗
鎮興元
以鄭從讜為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
奏以王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

言名士之多也從讜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断將士欲
為悪者輙先覺誅之知張彦球有方畧本心非欲為亂
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彦球委以
兵柄彦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諸道行營都統

通鑑曰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
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内挾田令孜
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
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沮

夏四月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五月劉漢宏寇宋兗徵
諸道兵討之○以宦者李順融為樞密使

通鑑曰始降白麻與將相同劉氏曰為樞密使多矣未
有書者書順融何始降麻也實文塲之為中尉也嘗請
降麻德宗不許至是降麻遂
與宰相等唐欲不亡得乎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

通鑑曰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
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
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
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
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
璘死巢勢復振陷兩州

青城妖人作亂討平之

通鑑曰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人皆驚莫知為誰青城
妖人詐稱陳僕射止逆旅索馬甚急馬步使瞿大夫覺
其妄執之沃以狗
血即引服誅之

朔州降

通鑑曰李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幽州節度使李可舉
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

守朔州自将其衆拒守軍鐸遣人齎文集歸國文集執
克用将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降於琢開門迎官
軍

黄巢陷宣州○劉漢宏掠申州○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
南詔與和親

通鑑曰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潜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上
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
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
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許和親以
龜年充使
賜以金帛

秋七月黄巢渡江

通鑑曰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
畢師鐸謂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衆數十萬衆
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
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
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
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
書責駢駢遂稱
風痺不復出戰

劉漢宏降○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
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通鑑曰克用引兵擊高文集可舉引兵邀之於藥兒嶺
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懐信皆死琢及赫連
鐸進攻蔚州国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
入達靼達靼本靺鞨之别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
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
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
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黄巢北
來必為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

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鞄知無留
意乃止刘氏曰国昌父子前狄之書沙陀矣此書姓名
何二李有功或破其子或敗其父不可以不知
別也故姓名之丘氏濬曰達鞄之名始見于此

黃巢渡淮

通鑑曰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
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髙
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溵水
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
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
徐卒遂逐能殺之於是溵水之兵皆散巢遂悉衆渡淮
所過不虜掠惟
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黃巢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群盜陷澧州

通鑑曰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及判官皇甫鎮鎮舉進
士二十三尚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
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
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

十一月河中虞候王重榮作亂詔以為留後○黃巢陷東都

通鑑曰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
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
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
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病不出
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
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
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
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
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
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
關奏乞早遣粮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
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士卒飢不能戰巢陷東都留守

刘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劳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
募市数千人以補兩軍尹氏曰自仙芝唱乱巢聚衆應
之至是五六年間日益猖熾求之唐人制禦自高駢遣
将及刘巨容一捷之外他未之聞其間攻陷州郡幾半
天下至是渡淮渡江如入無人之境未幾遂陷東都汙
辱宮闕當時強藩巨鎮不聞有勤王之師謀臣猛将不
聞有破賊之功徒聞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庭番泣内
臣唱幸蜀之計而已夫以大盜横行如此而唐之君臣
了無一策雖欲不亡何可得哉綱目一書再書至不
勝書其亦為唐人深歎也夫其亦為後人深戒也夫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為蔡州刺史

通鑑曰初薛能遣牙將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乱託
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師忠武即
以為
刺史

十二月黄巢入潼關

通鑑曰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
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禀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
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
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黄巢擁数十萬之
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托關下令遣臣以
二千餘人屯于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
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継援上曰卿輩第行
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皆絶粮巢軍
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
卒飢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
賊自關左禁阬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
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
重榮請降於賊尹氏曰是年春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
統則是朝廷付以討賊之任也既而駢傳檄天下威望
大振則是駢有殄賊之勢也夫何睦婺之陷信其偽降
必欲專有其功遂至散遣諸道兵衆墮賊計中使駢尚
能悔悟勉厲奮發猶或庶幾今乃縱賊渡江畧無牽制
邀擊之謀迄使兩京覆没乗輿播越是果誰之罪哉綱

目昔以駢為都統於前書巢入潼關於後則駢誤國殄
民之罪為何如哉他時舉族屠滅蓋天誅之耳非不幸
也宜
也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劉氏曰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巢為天平節度使
非禮甚矣猶曰未渡淮耳今既入關始復出此亦何及
哉屬辭比事而時
相之庸謬可知矣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通鑑曰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上責已乃歸罪於攜貶
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胡氏曰元稹盧
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溺於此司義理不
勝私欲為主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
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
監矣而交結匪人眈於爵祿者猶不為戒也

黃巢入長安帝儇走興元

通鑑曰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
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
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嬪妃數人從
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
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
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范氏曰詩曰愷弟君
子民之父母夫為吏而使民愛之比父母則愛其君可
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讐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上
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
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料合鄰
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
許之尹氏曰綱目於玄宗書出奔蜀於德宗書如奉天
奔梁州書狩前史幸蜀幸奉天幸梁州之文所以垂後
王兢業保邦之戒者如此至僖宗避賊之行又變文書
走興元言走則匹夫輕身之事其卑賤輕佻又益甚矣
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為盜賊所逐竄身苟免不

翅狐兎之避鷹犬則亦以保養姦回荒淫不道聚歛推剥殘虐百姓之所致耳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又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觀之黄巢之入長安走興元之事而益信

黄巢僭號殺唐宗室

通鑑曰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為太尉巢將陽山朱温屯東渭橋温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

黄巢殺豆盧瑑劉鄴等及殺于琮廣德公主死之將作監鄭綦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

通鑑曰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通鑑曰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絶仆地一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召畋畋斬之尹氏曰賊陷兩京天子奔走此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鄭畋首唱大義舉兵討賊雖未覩成功然其志亦可嘉矣特書予之所以為臣子之勸也下書王處存王重榮入援其義亦然

帝至興元漢陰令李康獻糗糧帝始得食○以張濬為兵部郎中

通鑑曰初楊復恭薦處士張濬拜太常博士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教臣上召濬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

通鑑曰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入援

通鑑曰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illegible]二年七月改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居興元尋入成都

通鑑曰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同平章事○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

通鑑曰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耻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處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胡氏曰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敬武效忠順於朝廷其與常人遠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使其抑制欲心克忍私憤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君子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

通鑑曰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朱温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通鑑曰詔以畋為都統[illegible]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

黃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

通鑑曰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至伏兵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通鑑曰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猶悍暴横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請奏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奏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通鑑曰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會兵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上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並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尹氏曰觀鄭畋之晩節末路未有成功然是時天子在蜀號令不通天下不知有唐矣畋一唱率而遠近響應雖他時收復之舉畋若無預而人心復回之機實在於此故綱目大書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夫豈過哉丘氏

濬曰拓跋思恭
西夏之先也
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
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通鑑曰是時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
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
薄長安巢帥衆東走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
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
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下詗知官軍不整還襲之
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
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
軍皆退尹氏曰李晟入長安三日而人不知是時衆雖
退而賊勢猶熾諸軍遽以虜掠為事宜其復為賊所乘
也綱目書巢走還襲之言襲則見掩其不備亦可以為
無紀律貪貨
賄者之戒也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通鑑曰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
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
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
竟不發劉氏曰書出屯東塘何譏不急君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通鑑曰黃巢陷長安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
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
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
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柰何
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
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
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張造李師
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
州尹氏曰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也唐亡於宦者
而楊復光乃有討賊之功綱目樂予人為善亦不以宦

者之故而不録故特書忠
武監軍克復鄧州以予之
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劉氏曰凡書如故譏也此其譏畋予之也畋首義討賊
既爲都統尋破賊兵於是賞功進位三事疑於解其兵
權也書曰都統如故喜
辭也美惡不嫌同辭
李克用陷忻代州
通鑑曰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黄巢令具恒遞鄭
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留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
城中大駭尋引兵還
陷忻代留居代州
秋七月以韋昭度同平章事○西川黄頭軍作亂討平之
通鑑曰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
無虚月不復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
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黄頭軍使郭琪獨不受
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觖意恐
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
則上下幸甚令孜黙然乃自酌酒於别樽以賜琪琪知
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黒汁数
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楼命諸
軍擊之琪夜突圍
出奔高駢於廣陵
左拾遺孟昭圖以直言爲田令孜所殺
通鑑曰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
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
尤當一体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為賊所
屠前夕黄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
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
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無
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
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

戶遣人沈於蓁順津聞者氣塞范氏曰自僖宗播越幾
於亡矣而諫諍之職猶有人焉盖天下未嘗無賢惟其
君不能用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
治也苟上下否隔使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
殆哉尹氏曰前書殺左拾遺侯昌業猶在播越之前今
既逃竄失國亦可少知自警而復殺諫者此正如垂絕
之人而復投以酖毒未有不亟亡者雖然昌業之死猶
出於僖宗之怒而昭圖之死乃出於令孜之手綱目槩
書之何邪夫人君開廣四聰明見萬里今乃使耳目之
官為閹奴擅殺而不知則亦不君之甚矣書法如此是
亦君為元首之
義也夫豈過哉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尹氏曰西晉之末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未幾五胡之
亂其應甚慘今此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己丑夜
至丁酉始止可謂變異之甚矣然當時君臣未聞有恐
懼脩省之意故自是而後兵禍滋熾宇縣分裂生民屠
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後已綱
目大書于册天戒豈不明哉

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通鑑曰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
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畧河陰掠鄭州而東反
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
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
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
之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劉氏曰殺支詳者陳璠也蔽罪
於時溥何誅心也溥親逼印節及璠殺之則賞以刺史
謂非首惡可乎不書時溥殺則叛亂之臣皆得以逭其
罪
矣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以固始縣王潮為軍正

通鑑曰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
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

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
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南詔上表欵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通鑑曰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
寶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
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
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
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
詔書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其實
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尹氏曰前書高駢出屯
東塘以見其緩於勤王有咨且不進之意然猶未遽絕
之至於自夏迄秋既不進討今乃罷兵還府則是擁兵
自固坐視朝廷傾覆其罪不可勝誅矣此綱目所以大
書而絕
之也

以董昌為杭州刺史

通鑑曰高駢召昌至廣陵錢鏐説昌曰觀高公無討賊
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境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
杭州
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通鑑曰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
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畋登城謂之曰行軍
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
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
翔節度使胡氏曰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為者鄭畋是也
畋為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為賢矣及自當大鎮身
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持太阿又不知和衆豐
財而士有飢色坐被襲逐何恥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
而畋不審已之過也劉氏曰逐也不書逐何為
賢者諱也綱目於鄭畋多恕辭惟其當而已矣

裴澈罷○十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衡澧州

（壬寅）二年春正月帝發成都○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通鑑曰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二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朱温據同州○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一以資之○李克用寇蔚州○邛州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通鑑曰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猎行邛雅所過塗地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通鑑曰鐸將兩川興元之兵屯靈感寺涇源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中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通鑑曰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初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補以軍職信任之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梁纘等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用之刻青石為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

用之曰玉皇以公焚脩功著将補真官討鴛鶴不日當
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
之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静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少
有異議者輙陷於死奪人資財掠人婦女所破滅者數
百家公私大小之事皆取决焉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
諸将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
之為軍使置将吏如帥府處人泄其姦謀乃謂駢曰神
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絶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
乃屏姬妾謝人事賓客将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
者皆先令沐浴齋後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
專行威福無所忌憚
境内不復知有駢矣

六月蜀中群盗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

通鑑曰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
以應阡能官軍與之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曰
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
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繫虜以来竟不知
何
罪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通鑑曰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
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
為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
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倡據信州

劉漢宏寇杭州董昌討破之

通鑑曰漢宏既降以為浙東觀察使漢宏遣弟漢宥将
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并浙西董昌遣錢鏐拒之鏐夜襲
其營大
破之

九月賊将朱温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通鑑曰温見巢兵勢日
蹙知其将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以朱温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以王敬武為平盧留後

通鑑曰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通鑑曰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

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陳敬瑄遣押牙高仁厚討阡能等平之

通鑑曰阡能入蜀州境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仁厚往代之未發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曰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

寨中餘衆争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来仁厚謂降者曰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争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謀悉衆決戰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争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迎官軍見仁厚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将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牓卬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卬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将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寄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太師仁明何預吾事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庶足以禔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無從而起矣由此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通鑑曰克用将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

癸卯

三年春正月帝居于成都○李克用敗賊将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通鑑曰揆巢之弟也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通鑑曰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通鑑曰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国宝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為留後○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黄巣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通鑑曰巣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遣讓救華州克用及王重栄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長安焚其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

通鑑曰淮南押牙楊行愍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閏州人王勗賢召發用之岡辞問其子弟曰子潜好孝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潜置門下以稔及季璋為騎將

夏四月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峡路群盗平之

通鑑曰初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断絶雲安淯井路不通乏塩敬瑄乃奏遣仁厚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脩娖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尽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粮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軽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潜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粮蕩尽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沉之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撃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絶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臨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献于行在斬之劉氏曰

討阡能平峽路仁厚功也再書敬瑄遣何分功敬瑄也
敬瑄才雖庸鄙而能擇賢將委任之阡能已平脅從罔
治不失恩信綱目小善必録故再書敬瑄以
予之及其殺仁厚也則直書敬瑄殺罪之矣

五月李克用破黄巢收復長安

通鑑曰克用與忠武將龎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
進與賊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
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宫室遁去多遺珍宝於路
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
將最少而兵勢最強破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尹氏曰克用前此有
叛国之罪朝廷興兵不能誅討既乃赦而用之遂能破
賊成功是時諸道兵四集而克復之功乃在沙陀綱目
樂與人為善初無終絶之理故大書破黄巢復長
安以序其績克用自此始得為全人矣豈不休哉

六月黄巢取蔡州節度使秦 降之合兵圍陳州

通鑑曰賊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降
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
陳其衝也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內民有資
粮者悉徙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
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
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
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
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
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
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粮置舂磨
寨

以劉謙為封州刺史

通鑑曰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
以兄女謙屢擊賊有功故有是命丘氏濬曰南漢之基
兆于
此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通鑑曰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丘氏濬曰梁之基成于此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

通鑑曰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数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尹氏曰復光一宦者而卒書其爵盖予其忠於王室故也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通鑑曰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在真相之下因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通鑑曰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遷治所於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於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潞州是故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以宗女妻南詔

丘氏濬曰以宗室女妻南蠻始見于此

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

通鑑曰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

時溥殺其判官李凝古

通鑑曰溥因食中毒疑凝古殺之時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

史臺鞫之蕭遘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別数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孜專權群臣莫敢忤視惟遘屢與争辨朝廷倚之

朱全忠據亳州

通鑑曰趙犨求救於鄭道全忠救之與賊戰於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居于成都〇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通鑑曰陳敬瑄遣高仁厚討韓秀昇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令孜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黄巢退走

通鑑曰巢兵尚強周岌時溥朱全忠并求救於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数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黄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通鑑曰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為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数百

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御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害之克用走免

通鑑曰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于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縋城而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

胡氏曰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謝悃爾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為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與全忠引咎脩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己失力校犯者率兵至死忘不克用惜哉尹氏曰克用有破黃巢復長安之功而全忠無故襲之其罪大矣然克用不自謹重乃以輕佻取辱幾不能免故特書走還以賤之亦所以分其罪也

高仁厚敗東川兵於鹿頭關進圍梓州

通鑑曰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

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伏發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寤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佽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闕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以降詔以高仁厚為節度使

通鑑曰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曰仁厚不忍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鄭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尚讓敗黃巢於瑕丘賊黨執巢伏誅

通鑑曰讓追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以獻

天平節度使朱瑄擊秦宗權敗之

通鑑曰宗權縱兵侵噬鄰道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

七月時溥獻黃巢首

通鑑曰溥遣使獻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

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
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皆戮之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通鑑曰克用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為全忠所圖
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没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
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
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
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
深知鄉冤方事之殷姑存大体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
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
是視皆無所禀受矣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
善罰惡辯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
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輙欲殺之克
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
之心也為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
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
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
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而後藩鎮自
相攻伐不復禀命於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予
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
懲勸可不明哉尹氏曰前書全忠襲克用則其曲固有
在矣至是書克用乞討全忠言討則罪在全忠言乞則
見克用不敢專兵之意唐朝至是盍亦分別曲直使之
各得其所可也兩置不問果何為者故綱目但書詔諭
解之以見當時臧否不分之失尔自是而後諸鎮交攻
無所禀畏唐室亦末如之
何也已是果誰之咎哉

八月以李克脩為昭義節度使

通鑑曰李克用請以其弟克脩
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為二

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〇以王徽知京兆尹事

通鑑曰上以長安宮室焚毁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為京
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刘氏曰書京兆尹多矣未有

書知京兆尹事者此
其書何徽宰相也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為忠武節度使

通鑑曰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俱晏弘猜忍衆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二建與張造帥衆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為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興元陷襄州轉掠襄鄧还據許州自為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節度使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慤

通鑑曰初宦者曹知慤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慤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变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令孜恶之矯詔使王行瑜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尹氏曰盜賊縱橫不能撲滅藩鎮跋扈不能制御既失其所以為君矣然尚有可諉者至於宦人擅權專殺不顧雖近在左右亦莫誰何則是被衮冕位黼扆特一木偶人耳直書于冊可愧甚矣齋咨涕洟果何益哉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

通鑑曰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鎰表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盜殺中書令王鐸

通鑑曰鐸厚於奉養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彦禎之子從訓圖而殺之掠其侍妾彦禎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胡氏曰鐸在相位不明是非用盧攜而沮鄭畋信裴渥而庇宋威一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為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剌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陷

禍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尹氏曰樂彦禎為節將其子何為以盜書之巳實殺人而書以盜是亦盜賊而巳王鐸書爵豈予之乎鐸身為相而慢藏誨盜故反書其官以見其有愧是職且以重樂彦禎之罪也然則武元衡何以亦書盜殺曰元衡以身殉國固非王鐸以身殉貨之比故元衡之書官所以美其能盡忠之義而王鐸之書官所以削其節度使之職也

以馮行襲為均州刺史

通鑑曰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燁不知所為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為刺史

乙巳五年改三月光啓元年春正月帝居于成都○詔招撫秦宗權

通鑑曰黃巢雖平宗權復熾寇掠焚蕩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詔招撫之

帝發成都○淮南叛將張瓌據荊南郭禹據歸州

通鑑曰雷滿屢攻掠荊南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荊南節度使陳儒請瓌攝行軍司馬使將兵擊雷滿瓌還兵逐儒而代之瓌性貪暴荊南舊將夷滅殆盡惡牙將郭禹慓悍欲殺之禹亡去襲據歸州禹即成汭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

王緒陷汀漳二州

通鑑曰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

江洪虔州是月陷汀
漳然皆不能守也

三月帝至京師

通鑑曰京師荆棘蒲城孤兎縱横上凄然不樂時朝
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数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夏四月田令
孜自兼两池榷鹽使

通鑑曰初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毎都千人又南
牙北司官共萬餘員而上供不至賞賚不時士卒有怨
言令孜患之先是安邑解縣两池皆隷鹽鐵中和以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歳献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
奏復舊制自兼两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巳
而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驕傲重榮数責之匡祐脫歸
勸令孜圖重榮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代
之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重榮自以有

復京城功為令孜所擯不肯之兖州累表数令孜十罪
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
尹氏曰榷鹽果欲追復則播告之脩出於天子必待藩
方服從然後取之則無患矣今令孜怙權奪而有之遂
召旅拒之爭故特書自兼以着其專
輙無君之罪且以見播遷之由也

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處存討破之

通鑑曰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
用之強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唯
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
遣其將李全忠攻易州鎔亦遣將攻無極盧龍裨將刘
仁恭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自將救無極大敗成德
兵援新城處存夜遣兵蒙羊皮襲盧龍軍復取易州

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通鑑曰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襲幽州李可舉自焚死
全忠自為留後刘氏曰可舉昌為不書節度使削之也

可舉嘗書寇矣故削之將校殺主帥然必邀其大將表
請節鉞也未有直書代之矣直書代之不用朝命也於
是天子擁虛
位而已矣

秦宗權遣將孫儒陷東都

通鑑曰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
西保澠池儒據東都月餘焚掠而去城中寂無雞犬

秋七月右補闕常濬言宜稍振典刑帝以田令孜言殺之

通鑑曰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
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
方田令孜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
司戶尋賜死范氏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
昭圖常濬皆以諫死而唐亡之兆決矣何必天變彗孛
之為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
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尹氏曰當
是之時唐已亡矣而未滅也又殺諫臣以趣之綱目一

書再書固非特為唐
談亦所以垂後鑒耳

八月以趙犨為蔡州節度使

通鑑曰秦宗權攻鄭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距蔡百餘
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
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
忠之援凡所調發無不立至

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

通鑑曰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
隨犯者斬唯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
未有無法之軍汝違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曰人皆
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
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
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言軍中
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及氣質魁岸者皆殺
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竹中

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
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
彥若貪暴帥耆老請潮為
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
月克用進逼京城田令孜奉帝奔鳳翔

通鑑曰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上不罪朱全忠選
兵馬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
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
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
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
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
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諭釋冠蓋
相望朱玫欲上討克用數遣人潛燒京城積聚殺近侍
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帥兵三
萬人以討重榮重榮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
月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玫
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上幸鳳翔長安宮室
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尹氏曰征伐自天子出使河
中果有罪宦者豈得攻之故書令孜遣玫昌符攻河中
以見其專輒無君而二人為令孜所使則皆有罪矣然
則克用無賊半曰投鼠忌器克用烏得無罪然克用救
河中則見曲在令孜至書進逼京城上奔鳳翔則克用
之罪始不可逭而推原禍始在令孜尤可誅矣此固書
法之深意所以為
曲直之繩墨也

丙午

二年春正月宦者田令孜刼帝如寶雞失太廟神主

通鑑曰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
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刼上幸寶雞從者纔
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獨追及之
明日綿等數人繼至太廟神主皆失之上以綿為御史
大夫使還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
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蒲晉之強更與之合

蕭遘召玫亟迎車駕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綿詰宰相
宣詔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辞疾不見綿令臺吏趣
百官赴行在皆辞以無袍笏綿召三院御史泣謂曰布
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召不
往邪御史請辦裝数日而行綿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
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辞遂復走行在尹氏曰
僖宗荒滛不道與宦者為一至於大權在其掌握雖欲
悔悟亦已無及綱目書田令孜刼上如寳雞令孜之罪
固不可勝誅而所以使之至此者誰
實尸之其為後王鑒豈不深切也哉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令孜復挾帝如大散關李克用還

太原王重榮與朱玫等表請誅田令孜

通鑑曰邠岐兵追逼乘輿令孜奉上發寳雞王建以長
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国寳授建使負
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建扶
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玫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
肅宗之玄孫也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
重榮與玫昌符表請誅田令孜令孜遣玫
昌符攻河中則二人為令孜所使明矣今又書二人追
逼乘輿則二人之亂令孜召之也夫僖宗不君奔竄失
国走興元幸成都僅乃克復又以令孜貽禍奔鳳翔如
寳雞至是復走入大散關言復則見其奔走不一之意
為君至此則四海雖廣幾無容足之地矣夫以尊無二
上臣妾萬国　旦御失其道奔迸四出竄身苟免其可
賤可耻莫此為甚人主觀之其亦親君子遠小人宵衣
旰食強於政治毋至自貽伊慼可也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王
之世

二月帝至興元百官罪状田令孜請誅之○詔以王重榮
應接糧料使調其粟以継國用重榮以不誅令孜不奉詔
○遣王建戍三泉遥領壁州刺史

通鑑曰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
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
者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走鳳翔百官蕭遘等罪
狀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詔加重榮應接糧料使
調其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
詔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
州鎮自
此始

三月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夏四月朱玫以襄王熅入京師權監軍國事以
鄭昌圖同平章事

通鑑曰朱玫以田令孜在上左右終不可去謂蕭遘曰
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
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上更以勤王之力為敕使之榮委
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吾輩若能垂首

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
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
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孜陳兵迫脅以行足下
盡心王室止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遘不敢
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
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熅
還京師使遘為冊文遘不從乃使兵部
侍郎鄭昌圖為之以昌圖同平章事

田令孜薦楊復恭為中尉自為西川監軍

通鑑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復恭為中尉自
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
利州
刺史

五月朱玫以蕭遘為太子太保

通鑑曰遘遂辭歸永樂胡氏曰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
當奔問官守況輔弼大臣乎田令孜有寵用事久矣遣

未嘗為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從乎雖不預廢立辭撰冊文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處君臣之際如此乃欲以辭疾自全難乎其免矣

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

通鑑曰玫承制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駢仍奉牋勸進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欲奪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訪於其黨鄭杞杞曰宜我負人無人負我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通鑑曰初李昌符與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昌符怒更通表興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輿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復光與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若遣使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秦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將盖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復恭假子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之

通鑑曰茂貞博野人宋文通也以功賜姓名

以周岳為武安軍節度使

通鑑曰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共守皓遂殺勗岳攻拔之殺皓詔更其軍號以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為留後○王潮陷泉州

通鑑曰潮拔泉州殺廖彥若聞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畧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王緒自殺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

尹氏曰僖宗誠為失德然未至如桀紂之暴也朱玫既為令孜所使又反令孜而逼乘輿遂至僭立非次妄干位號則其罪不可得而逃矣此綱目所以書其立熅稱帝以正其反逆之誅也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通鑑曰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弘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

丘氏濬曰吳越之基始于此

十二月王行瑜誅朱玫李熅奔河中王重榮誅之傳首行在

通鑑曰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玫首者以節度使賞之行瑜戰數敗與衆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

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数百人諸軍大乱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煴殺之百官死者太半函煴首送行在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煴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礼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煴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献馘稱賀之礼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

孫儒陷河陽

通鑑曰初忠武决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刘建鋒戍蔡州拒黄巣馬殷隷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将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称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天平牙将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而代之

通鑑曰瑾将襲兗州乃求昏於克讓而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

丁未 三年春正月帝居興元○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使○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

通鑑曰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三月誅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通鑑曰時朝士受煴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争之免者什七八胡氏曰蕭遘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状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偽冊棄官帰永楽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人力争而不為遘區處惜哉以愚攷之遘之死由令孜崔昭度也遘在鳳翔罪状令孜并及昭度此讓能

所以不
能排歟

帝至鳳翔

通鑑曰李昌符恐上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
必踈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通鑑曰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楼兵倍其稟給軍中皆怨
而後楼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声色不親政事有言軍
中怨望者宝曰乱則殺之車將劉浩帥其黨作乱後
楼兵亦叛宝奔常州迎度支催勘使薛朗入為留後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通鑑曰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建驍勇屢召之建
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
材遠畧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
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
刺史楊茂實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
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
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
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部將綦毋
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
皆從之丘氏濬曰王蜀之基始于此

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
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

通鑑曰駢遣師鐸將兵屯高郵師鐸與用之
有隙疑懼不自安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
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
之邪懷寧軍使鄭漢章亦素怨用之師鐸夜潛詣漢章
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與鎮遏使張神
劍割臂盟推師鐸為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
守一諸葛殷之意神劍請留高郵師鐸漢章前至廣陵
城中驚擾用之斷橋塞門為守備而不以告駢駢聞喧

諜聲左右乃以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用之慚懼而退師鐸遣孫約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駢命用之遣一大將諭師鐸用之以諸將皆仇敵恐不利於已遣所部許戡往師鐸大駡斬之用之擁甲入見駢大驚曰汝欲反邪命驅出自是髙呂判矣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命徹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節度副使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遷官有差明日師鐸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既而宣軍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師鐸獲諸葛殷戕殺之迎駢入道院并收其親黨十餘人幽之

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

通鑑曰宗權悉力攻汴全忠患兵少遣朱珍募兵東道旬日得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兵數萬環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彼未知朱珍之至宜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宗權自引精兵會之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大破之宗權宵遁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

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通鑑曰初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劒皆以其衆歸之會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行密即行營也高駢

敗其名丘氏濬曰楊吳之基始于此

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

通鑑曰楊守立與昌符爭道麾下相毆上命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州

詔茂貞討之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通鑑曰孫儒既去河陽罕之召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救於河東李克用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乃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

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尹氏曰昌符既聽命閹奴又反逼車駕罪未及討乃復擁兵焚毀行營敢前以作亂書之至此則正其伏誅之罪

也

朱全忠取曹州

通鑑曰全忠欲兼兖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

州拔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数萬人瑄瑾僅以身免

秦彥遣兵擊楊行密大敗而還

通鑑曰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数里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粮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陽敗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秦彥殺高駢

通鑑曰駢在道院左右無食彥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為内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楊行密聞之帥士縞素向城大哭三日駢之在成都殺突將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戮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胡氏曰高駢之事豈非佛氏所謂輪廻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数千人之怨纔足以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若夫輪廻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為人後世為異物負怨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行密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舉軍縞素向城大臨雖非其誠亦假仁之舉也尹氏曰高駢擁兵叛命信用妖人自取亡滅故盡削其官以正其罪也然不書伏誅者秦彥不得而誅之也

冬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攻鄆州○楊行密克揚州

通鑑曰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菫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妖尼奉仙事無問討奉仙曰走

爲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收殯骿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通鑑曰宗權遣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與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於全忠分兵掠鄰州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還襲高郵張神劍逃歸揚州儒屠高郵行密殺神劍而撫其衆又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凡數萬戶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通鑑曰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全忠遣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副使又以李璠爲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爲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通鑑曰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畏之數遣使問遺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已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令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

州敬瑄告難於朝詔
遣中使和解之不從

楊行密斬呂用之

通鑑曰用之在天長紿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腰斬之舉家剸裂立盡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張守一亦帰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胡氏曰呂用之之罪固大而行密久畱不殺何也用之嘗詐牒行密為司馬又以其衆迎于天長此行密所以不殺歟夫天下之悪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悪誅之以謝揚士乃懷其私恵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全其勢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行夫豈伏大義圖覇業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詋詛也或見高駢受誅必以為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詛厭者哉茍明乎理則不以此為惑矣

十二月錢鏐取潤州○秦宗權陷荊南

通鑑曰張懷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数百家

戊申 四年 二月改 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

通鑑曰彥䒭之帰孫儒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併死乃誣告彥䒭潛召汴軍儒殺彥䒭以宏為馬軍使

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通鑑曰蔡将石璠剽陳亳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将兵擊擒之詔以全忠為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

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通鑑曰張廷範至廣陵行密厚礼之及聞李璠来怨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逃帰曰行密未可圖也乃奏以為留後

帝至長安○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彦禎推羅弘信知留後事

通鑑曰彦禎驕泰不法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子從訓凶險聚亡命為親兵牙兵疑之籍籍不已從訓逃出彦禎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彦禎懼請避位為僧衆推牙將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通鑑曰初罕之與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杖主吏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其所部専以剽掠為資至是悉衆攻絳州降之進攻晋州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潜發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之罕之踰垣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朔日食既○宦者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

帝崩于武德殿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七宦官立太弟更名敏是為昭宗

通鑑曰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壽王傑是日下詔立為皇太弟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范氏曰宦者利於立幼弱使已得以専威權苟以長而立則已無功矣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

策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利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也胡氏曰甚哉宦竪之喜立人之国也如不以亡人国為喜必以安其身為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君而不賢乱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丘氏濬曰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嗚呼唐之衰亡豈止藩鎮之患哉盖朝廷天下之本人君朝廷之本始即位人君之本其本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史綱於此七君皆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通鑑曰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行密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李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之

通鑑曰克用以其将康君立督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求救於全忠全忠遣丁會等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戰敗君立俱引兵還全忠表會為留後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出己盡心附之給其粮仗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晋絳数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烟火

殆將十年

羅弘信殺樂彦禎及其子從訓詔以弘信知魏博留後〇

以郭禹為荊南留後

通鑑曰禹擊荊南逐其帥王建肇詔以禹為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戸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残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久之朝廷遂以禹為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為成汭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弃其外城

通鑑曰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之克北關門宗權守中州全忠分諸将為二十

八寨以環之

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通鑑曰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絶建以成都尚強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為不可請攉邛州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師而佐則功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幸蜀從行疲乏卧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以鞭抶之使前上心銜之及即位使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乃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

秋八月楊行密圍宣州

通鑑曰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求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鍠將蘇塘等出戰大敗行密遂圍宣州

朱全忠遣兵擊徐州大破其兵遂取宿州○冬十月葬靖陵○十二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以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削陳敬瑄官爵

通鑑曰敬宣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備之詔割邛蜀黎雅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削敬瑄官爵

贈孟昭圖起居郎常濬禮部員外郎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六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六終